

榮譽院士屈志仁教授講辭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的頒授已經進入第七屆。我謹代表本屆領受者向大學表示衷心的感謝。以我個人來講，能夠跟其他三位同時領受這項榮銜，也是一種榮譽。他們幾位都是對中大作出過很大貢獻的學者，領導人和贊助人。我本人只可以說是在中大創辦時期盡了一點勞力的一分子。回想我當初在一九七一年加入中大的時候，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建築剛剛落成，其一邊就是文物館。我的責任就是把文物館建立起來，同時也有任務在新亞書院兼課。當時新亞書院還是在農圃道。我在新亞學會了新亞校歌。開頭一句就是「手空空，無一物」。我在文物館的頭一天也可以唱新亞校歌，也是手空空，無一物。不過經過十年的經營，也可以說是略具規模。在我離開以後近三十年間，在利榮森博士的支持，兩位前後館長和全體館員的努力之下，文物館纔有全面發展。今天的文物館可以說是在世界上的大學博物館界有它的一定的地位。它的收藏當然比不上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學，如牛津和哈佛的博物館。但是文物館的藏品也有特出之處：例如中國古代璽印、舊拓本和廣東書畫，都有很高價值。這些收藏都貫徹了開館時候定下來的宗旨：就是收藏國際人士不大注意或者目前沒有能力鑑定和研究的中國文物。文物館館員及研究員對館藏文物的研究有很高的成績，而他們舉辦的展覽，無論在數量和質量，比起其他大學都毫不遜色。同時，文物館對藝術系的教學也有助力。文物館只是大學的一個小的組成部分。它的成就也可以視為整間大學的成就的縮影。

在這裡，我很冒昧地順帶談一下中大在全國，以及在世界上學術界的定位。以我愚見，中大可以有雙重使命。其一是參入國際學術界共有的研究和教學活動，無論是理工、建築、醫學和工商管理各種科目。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這方面香港中文大學是有比較特殊優勢的。因為香港不單是開放的商港。在知識領域也和世界各地都可以無限制地溝通。中大的教員有不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可以作為明證。

也是因為香港的優越條件，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廣義的國學研究，中大也可以作出特殊的貢獻。中文大學，顧名思義，是以中國文化為重點。起碼這是創辦人的理念。也許有人以為內地已經有多所大學，中大用不著在這方面與全國各地大學爭一席位。我卻不以為然。就是因為香港的特殊條件，與世界各地學術界能有密切交往，中大員生很容易獲知國際上學術動態。這樣就可以靈活利用其他文化地區的思維方式和治學方法，而進行對本位文化的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對外國學術界的論說，比如前一陣子非常流行的後現代主義，不必苟同。但亦不妨以他人的學術理論作為借鏡。我這建議，並不是過去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想法，而是參考國外的學術思潮，用以對中國傳統學問的客觀研究；用宋儒所謂「反觀」的方法，用「無我」的心態，作為治學的起點，未嘗不會有所發明。

我希望，也相信，香港中文大學有條件也有能力完成上面提到的兩個使命。最後，讓我代表今天幾位領受者誠懇祝願香港中文大學欣欣向榮。